

# 白庚胜:钟敬文先生劝我去抢救文化遗产!

关键词 民间文艺 文化遗产 抢救保护 民间文艺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在提案中建议,用数字时代新思维构建西南联大文化IP,政企合力打造文旅融合项目。提案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文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在新的技术推动下,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融合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使文化繁荣和旅游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通过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打造西南联大文化IP以推动文旅融合,大力提升旅游的思想文化内涵,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传下去,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为弘扬”。

白庚胜的提案,是在老家云南调研,有感于腾讯与云南文旅继“一机游”后深化合作提出的。云南省政府与腾讯宣布“云南新文旅IP战略合作

■本刊特约撰稿人 张英

规划”,通过新文创来打造云南省级文化IP,并设计推出了云南旅游代言人“云南云”的IP形象,让全世界在游戏、电影、动漫、体育、音乐等数字文化中,重新认识云南当地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特别是西南联大文化。

白庚胜2001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与冯骥才一起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6年调任中国文联,任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2009年8月受中组部委派,任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大力推动了云南申请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推动、参与了丽江古城文化遗产、三江并流自然遗产、纳西族东巴经典及其文化记忆遗产,三项世界遗产成功申报。此前,他一直致力于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 我原本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张英:**您是怎么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的?

**白庚胜:**我博士答辩那天,马学良(中国民族语文界的泰斗)和钟敬文先生(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来了,看了我的论文都很满意,说“确实是一篇货真价实的学术论文,有独特发现,你是真正做学问的!”我原先研究中国色彩学概论,与黄河出版传媒集团签约要推出一套20册的《中国色彩学丛书》,里面包括我的《中国色彩学概论》。我现在还珍藏着当年的《中国色彩学概论》目录,时常拿出来翻阅,本来我只想专攻中国色彩学,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当时我跟钟敬文先生说,准备读博士后两年内把这本书做出来,钟先生看了我半天,说:“不行!”钟先生语重心长地劝我:“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响应国家和时代的召唤,首先要去解决最重大的学术问题。你的色彩学只有你懂,等你退休后再慢慢做,不用担心会有人超越你。但在中国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农业社会急速转向城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农耕文明面临崩溃,农村在凋零残破,传统文化研究已经后继无人,而我已经97岁,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需要你去做这项研究,去抢救、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拯救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行不行?”我回答他:坚决听老师的!我就这样转型了。

根据家乡云南丽江的情况,我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处在紧急危机状态的纳西族文化及其抢救保护的对策》给钟先生看。这篇论文的背景是,我回到丽江探亲,发现进了门没人说纳西话了;进城里一看,没人穿纳西族服饰了;到村落一看,全是小洋楼了!数量不多的丽江纳西族如此,那广东呢?福建呢?深圳呢?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沿海城市会怎么样?中原会如何?再过几年,西部地区会怎么样呢?

钟先生很快把我的论文转到了教育部,教育部又将此文转到当时的文化部和中宣部。后来中宣部派人来找我,要调我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当时我已经是中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博士导师,带着50多人的研究队伍,每年都要出国考察研究。再说,我又是国际萨满学会主席、国际纳西学学会主席、中国少数民族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俗学学会副理事长。当时调我过去,我实在有些不情愿。

但是我的老师钟敬文说了,要响应时代的号召和需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原来还是很厉害的,郭沫若、周扬做过主席,后来是钟敬文,再后来是冯元蔚(民间文艺学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过去,研究会队伍的主体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后来加入了民间艺术,补充了大量有素养的民间艺术家。社科院当时不放我走,中宣部调我调了一年,院里才同意。

## 抢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张英:**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您和冯骥才一起搭档,启动了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您觉得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

**白庚胜:**当时我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苦不堪言,没有经费,学者全部退休了,缺人,协会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那时,冯骥才做主席,我任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一天24个小时坐镇单位,要解决协会的生存问题,更要把我的知识应用到学术组织、学术建设和日常的管理和队伍建设,以及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上。冯骥才是文化名人,有情怀、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影响力,他在社会上常为民间艺术呼吁,一点点影响媒体;我在协会忙具体工作,负责组织策划实施。

协会所有的文化学术成果都经过我的手,一本一本、一套一套地出版,项目一个个实施,这样,我和冯骥才促成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当时几乎没有意识到民间文艺的重要价值,我们对协会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定位,分为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民间文化三部分。冯骥才非常支持我的观点。没他的支持我做不了这些工作,何况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当时我们策划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启动大会。很多省的文化厅都派人来参加,想了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他们也想要保护自己地区的民族文化。启动大会前一天,冯骥才问我:“庚胜,咱俩背水一战,你怕不怕?有反对的,甚至有造谣的人。”

我回答他说:我已经研究透了世界大趋势,以及文化遗产本质上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作用和价值。我看到日本的许多博物馆里面放着中国的文物。以前因为战争国家动乱,国人缺少对文化的认识能力,现在的

人类文化的价值方向。虽然说,人类在不断进步,从农业社会工业化后,我们不能和过去的文明一刀两断,不能无情无义把旧文明一扔了之。正确的做法是,该留下的留下,不该留下的让社会选择和老百姓自己选择。但在此前,我们得先把它留下来,慢慢清理,再转化,再创新性地发展。

中国许多民间文化遗产一直有很多争议,我们一边办各种活动,抢救文化遗产,一边撰写论文,研究民间文化。有说法称“俄罗斯把我们的萨满文化抢走了”,我是国际萨满学会主席,不能没有作为,于是我通过一个个学术研究项目,又把萨满文化“拿回来了”。当然,这项工作我不是盲目做,这些研究活动必须与中国民族文化有关联。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文化未来的生长点在哪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人文科学界掀起的一次次保卫民族文化的活动,包括各种民间文艺的抢救工程,我认为具有伟大的意义和价值。

**张英:**您和冯骥才为抢救中国民间文艺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会超越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对于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保护工作吗?

**白庚胜:**我们和梁思成、林徽因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却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他们的重点在建筑,建筑可以物化,可以用科学的公式来衡量;我们做的工作是保护、抢救文化精神遗产,是无形的,更具精神内核。多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前辈,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用今天的手段来回答我们的文化问题:今天的中国人怎么面对传统文化?

我们主要在民间、口头、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方面发力。比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做的“中国民间文学”丛书,包括一套民间、神话故事,一套歌谣,一套谚语。三套集成,每个县三本。后来我们又推出了省卷,做出了九十七卷。在此基础上,我单独抽出县卷本的故事,策划了一套“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每县一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离开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工艺师手工做的木头椅子,它的造型、色彩、功能,这是非物质的,需要提升它的文化价值。也许有一天,军事、工业、农业都会消失,但它提升出来的文化永远存在,上升到了文明的层次。我们最终要达到,从文化产业到产业文化,来形成新的中华文明。

## 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节日非常重要

**张英:**怎么看待政府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

**白庚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我国以前对清明、端午等节日是抱着“四旧”的想法来看待的。当然,现在我们的想法已经转变,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对我国文化多元和多样性的重要。中国的节日由外来的节日、传统的节日、革命的节日三部分组成。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我们只过革命的节日,五·一、五·四、六·一、八·一、十·一,端午、中秋、春节等都不过。韩国1960年制订了《文化遗产保护法》,1964年把春节、端午、清明、中秋这些节日作为国家节日。所以韩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偶然的,而是从1964年延续至今。前些时候,“端午节”被韩国申报世界遗产,这些节日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保护遗产方面,我们还非常落后,我们对文化遗产采取了不科学的、非理性的态度。今天,我们必须通过主流文化来凝聚整个民族,并建立起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此外,我们还应该吸纳一切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各种文化因素,为我所用,形成古今文化的和谐融合,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和谐,才算向文化和谐迈出了重要一步。

**张英:**节日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吗?

**白庚胜:**当然是。每年春节几亿人从中国的四面八方,乘坐轮船、汽车、飞机回家,不为别的,就只为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顿简单的团圆饭。端午节、清明节、七夕、春节,各种节日都是依靠巨大的文化遗产的动力。姓氏制度、婚姻制度、村落制度等很多之前形成的制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响,在潜意识里对我们的生活、生产都有影响。

也正是这种影响,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凝聚力和生命力。所以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组织力,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和谐力。在精神深处最根本的东西,认同一个民族,认同一种文化,让我们按照一种共同的规范生活的,还是内心传统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节日相当重要。

## ●趋势·动态

### 十部门联合发文 推动“互联网+旅游”发展

11月30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优化“互联网+旅游”营商环境,以数字赋能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强调,要坚持技术赋能,深入推进旅游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坚持开放共享,加快形成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旅游业发展新模式。鼓励旅游景区、饭店、博物馆等与互联网平台合作,有效整合线下文旅资源,在线上实现门票预订、旅游信息展示、文旅创意产品销售等功能;支持总结和推广全域旅游发展经验,推动建设一批世界级旅游城市,打造一批世界级旅游线路。

《意见》提出的目标是,到2022年,旅游景区互联网应用水平大幅提高,建成一批智慧景区、度假区、村镇,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消费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到2025年,国家4A级以上景区基本实现智慧化转型升级,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消费规模大幅提升。《意见》的印发实施,有利于全面推进“互联网+旅游”发展,推动旅游业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文旅部公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拟命名名单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示关于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拟命名名单,共10家,分别为:河北省“21世纪避暑山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杭州市白马湖生态创意城、景德镇市陶溪川文创街区、台儿庄古城文化产业园、湘潭昭山文化产业园、广州北京路文化核心区、重庆市南滨路文化产业园、建水紫陶文化产业园区、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

### 游客量年均15亿人次 森林生态旅游市场可为

我国森林旅游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40年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森林旅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直保持着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近几年更是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2月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生态扶贫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闻发言人、宣传中心主任黄采宜表示,“十三五”期间,森林旅游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游客量达到60亿人次,平均每年游客量15亿人次,年增长率15%。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旅游需求和旅游消费大幅增长,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下,以走进森林、回归自然为特征的森林旅游正逐步成为目前市场的消费热点。可以预见的是,人们对森林观光游憩、生态休闲、养生保健等方面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且越来越迫切,森林旅游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大有可为。

### 无预约不旅游 景区加速迭代升级

与以前“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下,“无预约不旅游”已成为旅游消费新选择,“限量、预约、错峰”也成为景区旅游服务管理新要求。文旅部、国家卫健委两部门明确要求景区建立完善预约制度,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导游客错峰旅游。这意味着,利用互联网预约旅游不仅是疫情防控的特殊要求,也是旅游景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所趋。

预约旅游并不算新鲜事物,它是近年来相关部门鼓励推行的旅行方式之一,疫情的暴发则加速了预约旅游的普及,同时倒逼景区完善预约旅游制度,迫使景区在旅游项目业态、产品研发、客户服务、综合功能等方面加快迭代升级。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端设备的普及,为了方便游客,顺应新形势下旅游景区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景区规划建设智慧景区。逐渐普及的“预约旅游”不仅是景区分流的一项措施,也是智慧景区建设的重要一步。门票预约、产品预售、线上预览等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将成为释放旅游动能的最佳助力。



本组图片为白庚胜工作照